

王氏醫案續編

卷之二三五六七八

潛齋醫書五種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王氏醫案續編卷二

原名仁術志

古杭王士雄孟英醫案

秀水咸 錢塘周 鈞少雲續輯

此察步按 合法持一 番蕩滌之 功故覺少 延時日耳 然涼劑已 畏其寒若 加蕩滌之 品必不敗 服此治難 也所以難

新產嘔吐 咳嗽

此證鑰明 虛寒何以 作虛寒治 不效蓋虛 寒乃此而 疾咳乃新 受之外邪 不治其邪 而專補其 虛則邪無

莊芝階舍人之外孫汪震官春前陡患赤痢孟英診之脈滑數而沈面赤苔黃手足冷過肘膝當臍加小黃湯少伏熱為病也與大劑苓連梔棟滑石丹皮砂仁延胡查類銀花草決明等藥兩服手熱痛小渡漸少伏熱為病也與大劑苓連梔棟滑石丹皮砂仁延胡查類銀花草決明等藥兩服手足漸溫而脚背紅腫起庖如蒲桃大一二十枚四服後腹痛減苔退而渴於原方去查類砂仁加白頭翁赤芍海蛇旬日後痢色轉白而腿筋抽痛乃去丹皮滑石赤芍加雞金橘紅生苡石斛兩服痛止漫長糞色亦正脚庖潰黃水而平穀食遂安改用養胃陰清餘熱之法而愈聞孟英治此證每劑銀花輒兩許尚須半月而瘳設病在他家焉能如此恪信苟過別手斷無如此重劑况在冬春之交誠古所未有之痢案後人恐難企及吳馥齋室新產後嘔吐不止湯水不能下嚥頭痛痰多苔色白滑孟英用蘇梗橘牛吳萸茯苓旋覆薑皮柿蒂紫石英竹茹一劑知二劑已鄭姬患咳嗽自覺痰從腰下而起吐出甚冷醫作腎虛水泛治漸至咽喉阻塞飲食礙進即勉強嚥而胸次梗不能下便溏渡頻無一人不從虛論孟英診曰脈雖不甚有力右部微有絃滑苔色黃膩宜屬虛證以葦莖湯合雪羹加貝母知母花粉竹茹麥冬枇杷葉柿蒂等藥進十餘劑而痊滿洲少婦懷娠漏血醫投補藥漏如故問或不漏則吐血延踰二載腹中漸動孕已無疑然血久溢於上下甚至納食即吐多醫不能治孟英診之脈滑數有力是氣實而血熱也證不屬虛補藥反能

出路以致
補生熱
此古胎之
也孟英以
清熱化痰
為治尚是
一半治病
一半治藥
誤也

便血

產後

寒頭

助病愈補愈漏胎無血陰而不長其所以不墮者氣分堅實耳與大劑清營藥血溢遂止而稀沫頻吐得飲即嘔口渴心忡氣短似促乃用西洋參麥冬知母石斛枇杷葉竹茹柿蒂生白芍木瓜重加烏梅投之覆杯即安次日能吃飯矣

珠小揮太守令媛患頤腫連及唇鼻乃至口不能開舌不能出孟英視之曰溫毒也用射干山豆根馬勃荊羊薄荷銀花貝母花粉杏仁竹黃為劑并以紫雪搽於唇內錫類散吹入咽喉外將橄欖核磨塗腫處果吐軟涎而腫漸消詰朝即啜稀粥數日而愈

一男子患便血醫投溫補血雖止而反泄瀉浮腫延及半年孟英診之脈數舌絳曰此病原濕熱溫

補翻傷陰液與芩連梔芍桑葉丹皮銀花石斛棟實冬瓜皮鼈甲雞金等藥旬餘而愈

陸厚甫室陳芷澍主事之女也產後經旬偶發脫痛專用與溫補藥因寒熱氣逆自汗不寐登園不

能解而卧則稀水自流口渴善區否不納穀食云不起矣乃父速孟英診之脈絃數而滑曰本屬陰

虧肝陽侮胃誤投溫補滯滯之劑氣機全不下降以致諸證蠱起醫者見而却走是未明其故也與

沙參竹茹棟實延胡梔連橘貝杏斛枇杷葉為肅肺以和肝胃法覆杯即安但少腹隱隱作痛於前

方去杏貝竹茹加知母花粉茯苓白芍橘核海蛇乃解宿垢而瘳

周子朝患惡寒頭痛發熱酷似傷寒而兼心下疼脹孟英脈之右部沈滑苔黃不渴漫如蘇木汁先

以蔥豉湯加梔連杏貝薑橘為方服後微汗而不惡寒反惡熱雖湯飲略溫即氣逆欲死孟英曰客

邪解矣清其痰熱可也與知母花粉杏貝旋滑斛橘枇杷茅根蘆地栗海蛇等藥果吐膠痰甚多而

納食漸復惟動則欲喘於肅上之中佐以滋下為善其後而瘳

胎前溫疫

孟英於溫
熱痰飲獨
有心得故
遇此等證
如推枯拉
朽合觀諸
治溫病之
法也
溺後六衆

赤痢門

凡厥逆脈
伏之證其
熱深藏多
不易解非
卓識定力
不感於證
亦必搖於
眾議

濮樹堂室懷妊五月。患春溫。口渴善嘔。壯熱無汗。旬日後始浼。孟英視之。見其煩躁謔語。苔黃不燥。曰：「痰熱阻氣也。病不傳營。血藥禁用。試令按其胸次。果然堅痛。而大解仍行。法當開上用。小陷胸加石菖蒲枳實杏目茹鬱桅超等藥。盧煎湯煎服。服二劑。神情即安。四劑心下割然。惟心腹如烙。嘔止不納。改投大甘寒。加烏梅頻啜。漸康。秋間得子亦無恙。」

胡振華以花甲之年。患溺後。出血水甚痛。自云漫頗長。似非火證。孟英察脈有滑數之象。與元參生地犀角梔棟槐蕊側柏知母花粉石斛銀花甘草梢萊豆等藥。旬日而痊。踰四載以他疾終。管氏婦自去秋患赤痢。多醫罔效。延至暮春。孟英診脈絃數。苔黃渴飲。腹脹而墜。日熱夜甚。用白頭翁湯。合金鈴子散。加苓芍梔斛。吞駐車丸。浹旬而愈。

濮樹堂室病。孟英甫為參愈。而樹堂繼焉起。即四肢厥逆。脈伏惡寒。發熱頭痛。左為甚。惟口渴。因與蔥豉二劑。熱雖退。脈仍伏。四肢冷過肘膝。大解頻行。人皆疑為虛寒。孟英曰：「此證儼似陰厥。然渴飲洩赤。真情已露。豈可泥於一起即厥而必定其為寒乎？徑投涼解熱果復發。而肢冷脈伏如故。幸病者堅信。服藥不疑。至第七日。大便瀉出紅水。溺則管痛。嘔惡煩躁。徹夜不眠。人更危之。孟英曰：「熱邪既已下行。可望轉機。以白頭翁湯加銀花通草芩芍茹滑知斛梔棟。角之類。投三日。紅水始止。四肢漸和。頗有昏瞢謔語。用王氏犀角地黃湯一劑。四肢熱而脈顯滑數。苔轉灰黃。大渴遺溺。病人自述如卧烘箱上。於昨方加入元參銀花竹葉生石膏知貝梔斛。服一劑。夜間即安寐。而苔轉黑燥。於昨方復加花粉。服一劑。熱退而頭面汗多。賴言倦寐。小洩欲解不通。諸戚友咸以為危。各舉所知而羣醫僉云。挽救不及。病家皇皇。孟英曰：「此證幸初起。即予診視。得盡力。以為死裏求生之舉。非比他。」

人之病皆因誤治致危。然不明言其險者，恐病家惶惑而築室於道旁也。今生機已得，不過邪去真陰未復，但當恪守予法。自然水到渠成，切勿二三其德。以致為山虧實。賴有一二知音，竟從孟英議服西洋參生地、茯苓、冬棟、芍、知、斛、藥一劑，溺行索粥。再服而黑苔退。三服而神清音朗，舌潤津回。唯有熱痰不能吐，左偏頭微痛。於原方加二至、桑菊、貝母、牡蠣。又復五劑，得解鞭矢一次。各患始安眠食漸適而瘳。

陳足甫後見血管痛異常，減餐氣短。孟英以元參生地知母棟實銀花側柏葉梔子桑葉丹皮葉豆為方，藕湯煎服。二劑病大減，乃去丹皮柏葉。加西洋參熟地服之而瘳。

王開榮偶患腹中絞痛，自服治痧諸藥而大便瀉血如注。孟英診之，左頰和右關尺絃大而滑面色

油紅，喘逆不寐。與葦莖湯合金鈴子散，加銀花側柏葉梔子連。二劑後面紅退，血亦止。乃裁柏葉

銀花加雪羹枯荷桿。又二劑始發熱一夜得大汗周時而腹之痛脹爽然若失。即能安寐。進粥改投

沙參知母花粉桑葉枇杷葉石斛白芍橘絡杏仁冬瓜子茅根荷桿。三劑大解行而脈柔安穀。

陳叟久患疾嗽氣逆，夏初因惡寒自服理中湯，遂痰中帶血，氣喘而厥。二便不通，冷汗腹脹。孟英察

脈洪大，按腹如烙，與葦莖湯加梔棟旋貝花粉海蛇。外以田螺大蒜車前草搗貼臍下。即溺行而平。

高某患兩膝後筋絡痠疼，略不紅腫，卧則痛不可當。徹夜危坐。孟英切脈虛細，苔色黃膩，咽燥溺赤。

與知斛梔棟牛膝豆卷桂枝竹瀝為方，送虎潛丸。旬日而瘳。

楊某方作事，不知背後有人潛立。回顧失驚，遂不言不食，不寐不便，別無他苦。孟英按脈沉絃，以石

菖蒲遠志琥珀膽星旋貝竹黃杏仁省頭草羚羊角為劑，化服蘇合香丸。二劑大解行而嘔粥便得。

之於氣橫
過子心發
於人平心
肝失所平
也肝英先
平肝血疾
柔肝亦血
操後本之
法也
病亦甚重
治亦合法
而難收捷
效者以陰
虛之體不
勝溫熱之
氣也此即
四獨不可
正治之例
設治不如
法則危矣
邪中人首
先犯肺其
次則入心
正此病也
難不用下
劑而通經
大劑用之
亦足以湯
條邪穢

寐而能言。復與調氣寧神蠲飲藥。數日霍然。

趙聽樵令妹。每汛至則腹脹嘔吐。腰脊痠疼。兩腿腫痛。筋掣腕疼。甚至瘕厥多藥不效。孟英以金鈴

子散合左金。加二陳竹茹枳實桂苓數劑而愈。續用從容免絲淫羊杜仲桑葉不爪續斷香附歸芍

苗棟調之。汛至如期。略無痛苦。初冬適楊子樸尋即受孕。

濮東明令孫女。素稟陰虛。時發夜熱。少餐不寐。仲夏患感發疹。汛不當期而至。孟英用犀角知貝石

膏生地梔薤花粉甘草竹葉蘆根等藥。疹透神清。唯鼻燥異常。吸氣入喉辣痛難忍。甚至肢冷。復於

方中加元參竹茹菊葉荷桿。各惠始減。而心中忡忡。微夜不眠。渴汗便黑。改投西洋參生地麥冬小

麥竹葉黃連真珠百合貝母石斛牡蠣龜板蔗汁。諸藥而愈。李秋適姚益齋為室。

金亞伯廷尉。室產後惡露不行。渴瀉痰多。孟英以北沙參滑石生薏苡生扁豆蛤殼豆卷石斛竹

茹枇杷葉琥珀茯苓等藥。數劑而愈。

顧竹如孝廉。令媛患感十餘日。耳聾不語。昏不識人。而客未入室。彼反先知。醫以為崇。凡犀角地黃

牛黃清心復脈等湯。徧服無效。已摒擋後事矣。所親濮根厓。囑其延診於孟英。脈至滑數。舌不能伸

苔色黃膩。遺溺便秘。目不交睫者。已四晝夜。胸腹按之不柔。與白虎湯去米草。加石膏蒲元參犀角

鼈甲花粉杏仁竹葉竹黃竹瀝。投一劑。即譫語滔滔。渠父母疑藥不對病。孟英曰。不語者。欲其語。是

轉機也。再投之大渴。而喜極熱之飲。又疑涼藥非宜。孟英姑應之曰。再服一劑。更方可也。三投之疾

果漸吐。四劑後舌伸便下。神識漸清。乃去葛蒲石膏犀角鼈甲。加生地石斛麥冬貝母數劑。熱盡退

而痰味甚鹹。又去杏貝竹黃。加西洋參牡蠣龜板從容服之。全愈。踰年失怙。繼遭祝融。勢損情懷。誤

三才醫案 賣品

三

投溫補。至戊申年殞。

邵魚竹給諫患感。楊某作瘥治。不應。始逆孟英診之。熱為溫所持故脈炎脈炎汗多熱不甚壯。苔色厚膩。嘔惡煩躁。痰多

眼痰。顯是濕溫。因謂其令郎子菴曰。濕溫者。濕蘊久而從時令之感。以化熱也。不可從表治。更勿畏

虛率補。與宣解一劑。各恙頗減。奈眾楚交咷。謂病由心力勞瘁而來。況汗多防脫。豈可不顧本原。群

醫附和。遂服參歸熟地之藥。病日以劇。最後吳古年診之云。此濕溫也。何妄投補劑。然已未從挽救。

交十四日而殞。始悔不從王議。

康伯侯司馬之夫人。久傷謀慮。心火外浮。面赤齒痛。因食西瓜。遂脫悶不舒。喜得熱。按泄瀉。不食。自

覺舌厚數寸。苔色灰膩。孟英與厚朴滑石。葱白。枇杷葉。橘皮。薄荷。旋覆。省頭草。一劑。霍然。

葉杏江仲郎。患發熱泄瀉。醫治十七日不效。骨瘦如柴。音嘶氣逆。所親許止卿薦孟英診之。脈數大

渴。汗多苔黃。以竹葉石膏湯加減十餘劑。漸以向愈。大解反極堅燥。繼與滋養而康。

張某患發熱。醫知其非寒邪也。用清解藥數劑。腿痛異常。身面漸黃。孟英診之。脈滑實。腹脹口乾。與

茵陳大黃湯。兩劑使行。而各恙霍然。

魏女患脚腫嘔吐。寒熱便秘。孟英與龍膽瀉肝湯而立效。繼有孫氏婦患此。亦以是藥獲痊。

馮媼患左目胞起瘰。繼而痛及眉稜額角顛頂。腦後筋掣難忍。醫投風劑。其勢孔亟。孟英診脈絃勁。

舌絳不饑。與固本合二至桑菊犀羚元參牡蠣龜甲白芍知母石斛丹皮細茶等。出入互用。匝月始愈。

濮嫗於酷熱之秋。渾身生瘡如疔。痛楚難堪。小溲或秘或頻。大便登圜。非努掙不下。卧則不能收攝。

人皆謂其虛也。孟英診脈滑數。舌紫苔黃而濕。與白虎加花粉竹葉梔子白薇紫苑石斛黃柏十餘

此亦肝經
證熱之證
孟英善於
調肝故應
手輒效

劑而痊。

姚小衛太史令姪女。初秋患寒熱而汎瀉至。醫用正氣散兩劑。遂壯熱狂煩。目赤譫語。甚至欲刺。欲
縊勢不可制。孟英按脈洪滑且數。苔色乾黃。絳脫悶腹脹。拒按畏明。口渴氣逆。痰多。與桃仁承氣
湯加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瀝甘菊人謂熱雖熾而汎尚行。何必大破其血。而又加以極寒之藥哉。
孟英曰。叟勿過慮。恐一二劑尚不足以濟事。果服兩大劑。始得大便而神清。苔化。目赤亦退。改用甘
寒以清之。繼而因為更衣。即脈滑苔黃而腹脹更與小承氣湯。二劑便行。而各恙盡已。數日後又如
故。仍投小承氣湯二劑。凡前後六投下劑。纔得波浪不興。漸以清養而瘳。季秋適江右上高令孫明
府之子沛堂為室。

脫痛白

董曉書令正。素患脫痛。甚至暈厥。今秋病腰疼腿木。胸悶氣逆。不能卧。胡某進溫補藥。而喘汗欲脫。
杳不思穀。孟英切脈虛細中兼有絛滑。舌絳而渴。乃陰虛挾痰耳。與沙參養榮木瓜石斛蛤殼養黎
不燥此孟英獨得之秘石英茯苓紫苑杏仁棟實首烏牛膝諸藥。旬日而安。繼加熟地黃服之全愈。

王葦塘患滯下。醫投枳朴積查之藥。數服後肢冷自汗。杳不進穀。脫悶腹脹。小溲牽疼。舉家皇皇。孟
英視脈細滑。舌絳無津。是高年陰虧。伏暑傷液。沉平昔茹素。胃汁不充。加以燥烈之藥。津何以堪。因
與沙參銀花從蓉白芍石斛木瓜甘草棟實扁豆花鮮橘頭數劑。痛悶漸去。汗止肢溫。乃加生地阿
膠麥冬柿餅蒲桃乾等。以滋之。居然而痢止餐加。惟舌色至匝月始津潤復常。陰液之難充也如此。
沈綬齋令堂患滯下。色白。醫與溫運。病勢日劇。腹脹昏脅。湯飲不下。孟英診為伏暑。用苓連滑朴等
藥。沈疑高年。且素患脫痛。豈可輒用若寒。孟英再四剖陳。始服半劑。病果大減。不數劑即愈。按此等

證甚多。奈執迷不悟者。雖剗切言之。不能解其惑。亦可哀也已。

一叟患滯下。色白。不刺。不饑。不渴。腹微痛。而不脹。孟英切脈遲微。進大劑真武湯。加參而愈。

秋霞子患腦漏。醫與辛夷。蒼耳之藥。漸有寒熱。改用柴葛羌防數劑。遂致寒熱。日發數次。神昏自

汗熱。可危。孟英用竹葉石膏湯。一劑。寒熱退。而神清。進粥。繼以甘涼清肅。復投滋潤填陰。旬日而

健。朱浚宣。令堂患滯下。醫聞色白。而與升提溫補。旬日後。肢冷自汗。液脫肛墜。群醫束手。慮其虛脫。

因挽濮樹堂。診於孟英。曰。藥誤耳。與大劑行氣蠲痰清熱之藥。果漸吐痰而痢愈。又其令弟同時

患此。五色並見。神昏肢搖。大渴莖腫。腹痛後熱。危險異常。孟英察脈細數。與白頭翁湯。加犀角生地

銀花石斛揀實延胡。連滑石丹皮木通甘草梢等藥。三劑後。熱退神清。溺行搖止。乃去犀角草梢

丹皮滑石木通。加砂仁拌炒熟地山查炭。服之漸安。半月而愈。

姚小蘅大令。即患瘧寒微熱。其日作二次。汪某與柴胡藥二劑。勢遂劇。舌絳大渴。小溲全無。孟英曰。

津欲涸矣。與西洋參生地知母花石斛麥冬梔子百合竹葉投之。五劑而瘧止。越三載。以他疾終

其遙室。同時患此。嘔吐脇痛。畏寒不渴。苔色微白。孟英與柴胡湯三飲而瘳。

孫渭川年踰七旬。脈象六陰。按之如無。偶患音嘶痰嗽。舌絳無津。孟英用甘涼清潤法。音開而嗽不

已。仍與前藥。轉為滯下。色醬溺赤。臍旁堅鞭。按之超超。古猶枯絳。湯飲不饑。人皆危之。孟英曰。藏熱

由府而出。痢不足慮。第高年陰液難充。不能舍涼潤為方。苟犯溫燥。其敗可必。幸渠家平素恪信。竟

服犀角地黃知母銀花從蓉花粉麥冬白芍石斛揀實等藥。十餘劑。痢止而臍旁柔軟。因去犀角。加

西洋參。又服兩旬。始解燥矢。而溲澀胃甦。又服半月。復得暢解。舌亦潤澤而愈。

脫痛胸症

懷妊瘧疾

瘧亦分經而治若陽明瘧正以白虎湯為主劑豈有專守一小柴胡而能愈病者

王耕藍室素患脫痛近發寒熱醫與溫補漸至胸痞嘔呃謔語神昏舌絳面赤足冷自汗瘧仍不休

孟英用元參犀角石膏石菖蒲連翹杏仁貝母旋覆竹茹枇杷葉竹黃柿蒂竹瀝鬱金諸藥化服萬

氏牛黃清心丸數服而愈

潘祥行在外患瘧買舟歸就孟英視曰苔膩脈奕伏邪所化不與正瘧同科風寒藥一味不可犯薑

棗湯一滴不可啜與知芩橘半滑朴杏斛花粉省頭草一劑而病若失此等案極多姑載一二

張與之令堂久患疾嗽礙臥素不投補藥孟英偶持其脈曰非補不可與大劑熱地藥一飲而睡與

之曰吾母有十七載不能服熱地矣君何所見而重用頗投孟英曰脈細痰鹹陰虛水泛非此不為

功從前服之增病者想必難以參朮之助氣昔人云勿執一藥以論方故處方者貴於用藥之恰當

病情而取舍得宜也

陳足甫室懷妊九月而患瘧目不能瞑口渴自汗便溏氣短醫進育陰清解法數劑不應改用小柴

胡一劑而咽疼舌黑心頭絞痛乃翁仰山聞之疑其胎壞延孟英過診曰右脈洪滑雖舌黑而胎固

無恙也病由伏暑育陰嫌其滋膩小柴胡乃正瘧之主方古人謂為和劑須知是傷寒之和劑在溫

暑等證不特手足異經而人參半夏薑棗皆不可輕用之藥雖有黃芩之苦寒而仲聖於傷寒之治

猶有渴者去半夏加括婁根之文古人立方之嚴密何後人不加體察耶投以竹葉石膏湯四劑瘧

止便秘口渴不休與甘涼濡潤法數劑忽腹鳴泄瀉或疑寒涼所致孟英曰吾當以涼藥解之人莫

識其意問難終朝語多不備錄果以白頭翁湯兩啜而愈迨季秋晚後發熱不蒸乳惡露淡且少家

人欲用生化湯孟英急止之曰血去陰更傷豈可妄疑瘀停而攻之與西洋參生地茯苓石斛女貞

旱蓮甘草為大劑。數日而安。繼因觸怒。少腹聚氣。如痲痲痛。夜甚。人又疑為涼藥凝痰所致。孟英力為辨折。與橘核橘葉橘絡棟實。旋容本香。旋炭烏藥。絲瓜絡。海蛇。藕石。斛兩頭。尖等藥。外以葱頭搗爛貼之。兩劑後腹中雷鳴。周身汗出而痛止。人見其汗。慮為虛脫。急追孟英視之。曰。此氣行而病解矣。但脈形細數。陰津大傷。苔黃苦渴。亟宜潤補。奈樞機窒滯。滋膩難投。且以濡養八脈為法。服之各恙皆蠲。眠食漸適。緣平素多鬱。易犯痧氣。頭發脫痛。屢次反復。孟英竭力圖維。幸得轉危為安。漸投滋補而愈。

胡季權子珍。官甫六歲。目患內障。繼則夜熱。痰嗽小渡過多。醫作童損治。服滋補數月。病日以甚。孟英持脈。石大口渴苔黃。曰。伏熱在肺。法當清解。及詳詰其因。始言病起瘡後。益餘熱未淨。而投補太早。與滑石知母花粉桑葉茅根枇杷葉蘆根冬瓜子杏仁服二劑。偏身發出斑塊。又二劑。斑退苔化。乃去滑石。加沙參。餌之。其熱頭面先退。次退四肢。以及胸背。又數日甫退於腹。人皆詫其熱退之異。孟英謂熱伏既久。復為半年之補藥。膩滯於其間。焉能一旦盡滌。其勢必漸清而漸去也。熱退既淨。溺亦有節。痰嗽遞蠲。餐加肌潤。而內障亦漸除矣。

顧秦雲季秋患感。醫作虛治。補及旬日。舌卷瘰癧。腰以下不能略動。危在須臾。所親石誦義延孟英。設死裏求生之策。察脈虛促欲絕。先灌紫雪一錢。隨溉犀角地黃湯。二大劑服下。厥雖止而舌膠滿黑。目赤如鳩。仍用前湯。三日間計服犀角兩許。黑苔漸退。神識乃清。而呃忒頻作。人猶疑其虛也。孟英曰。營熱雖解。氣道未肅耳。以犀角元參石花連翹銀花竹茹知母花粉貝母竹葉為方服之。次日即下黑。勤矢甚多。而呃忒止。又三劑連解膠黑矢四次。舌色始潤。略進米飲。腿能稍動。然臂已磨穿。

矣。與甘潤育陰藥。續解黑矢。又五次。便溺之色始正。投以滋養。日漸向安。已酉舉於鄉。其弟翰雲。患左膀間腫。鞭而疼。暮熱潮赤。舌絳而渴。孟英按脈細數。徑用西洋參生地麥冬棟實知母花粉銀花連翹甘草黃柏等藥。服旬餘而愈。

康康侯司馬令郎爾九。在玉環署中。患心中自汗。氣短面赤。霎時溲溺數十次。澄澈如水。醫會謂虛補之日劇。乃來省就孟英診焉。左寸關數。右絰滑。心下似阻。因作痰火阻氣。心熱移肺。治用蛤殼黃連枳實棟實旋覆花粉橘紅杏仁百合絲瓜絡冬瓜子海蛇等。薺竹茹竹瀝梨汁等。出入為方。服之良愈。而司馬為職守所羈。嘗患恙。函請孟英診視者再四。竟不克往。繼聞司馬於冬仲。竟卒於甌。乃知病而得遇良手。原非偶然。前歲遇而今歲不能致。豈非命也耶。

許自堂令孫子社患感。延至秋杪。證交二十八日。諸醫束手。渠伯母鮑王氏夫人。薦孟英診之。左部數。右手微若魚翔。痰嗽氣促。自汗痰癢。苔色灰厚。渴無一息一停。垂危若是。而皓首之祖。孀母少妻。相依為命。環乞拯救。甚可憫也。孟英曰。據脈莫能下手。吾且竭力起圖。第恐一齊象楚。信任不堅。則絕無可望之機矣。其母長跪而言曰。唯君所命。雖砒鴆勿疑也。於是先以竹葉石膏湯。加減至五劑。氣平嗽減。汗亦漸收。苔色轉黑。舌光露絳。改投元參生地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葉銀花等藥。又五劑。痰癢漸減。舌絳漸退。彼婦翁召羽士為其拜斗。飛符嚙水鼓樂喧闐。病者即譴妄不安。神昏如醉。羽士反為嚇退。寅夜速孟英視之。與紫雪錢餘。神即清爽。仍用前方。重加竹瀝。服八劑。始解黑如膠漆之大便。而黑苔漸退。右脈之至數始清。惟煩渴不減。令其恣啖北梨。舌纔不燥。痰出亦多。又六劑。舌色乃淡。溲出管痛。熱邪得從下行矣。凡十二日之間。共服大劑寒涼已二十四劑。計用犀角三兩。

腰腿痛

有奇。而險浪始平。續以前法緩制。服六劑。又解黑矢五分。手足始知為己有。又五劑。筋絡之振惕始定。略能側卧。嚙語乃息。漸進稀糜。繼灌甘潤。充其胃汁。七八劑後。渴止。知饑。脈皆和緩。又決旬穀食乃復。又旬餘。便溺之色始正。前後共下黑矢十餘次。苔色亦淨。授滋填善後而康。是役也。凡同道暨許之族人戚友。莫不以為秋冬之交。用藥偏寒。沉病延已久。敗象畢呈。苟不即投峻補。必致失手。既聞鮑夫人云。歸許氏二十餘年。目擊多人。無不死於溫補。此等病。曾見之。此等藥。蓋未嘗聞也。孰知如此之證。有如此之治。求之古案。亦未前聞。傳諸後賢。亦難追步。蓋學識可造。而腸熱膽堅。非人力所能及。此孟英所以為不世出之良醫也。

段春木秋抄患發熱而腰腿痛如刀割。孟英視之。略不紅腫。脈至細數。苔色黑燥。溺亦便黑。與西洋參麥冬生地犀角銀花棟實石斛知母甘草竹瀝蔗汁為大劑投之。熱漸退。痛漸已。惟舌絳無津。仍與甘涼濡潤為方。數日後。忽舌絳倍加燥。及咽隔水飲不能下嚥。孟英曰。真陰涸竭。藥難奏績矣。然竊疑其何以少愈之後。驟爾陰枯。或者背予而服別藥乎。繼其契友來詢云。段死於舌出。此曷故歟。孟英聞之。爽然大悟。因擬傷寒女勞復之文示之。其人頓足云。良然。彼於少愈後。曾宿於外。次日歸即轉劇。苟直陳不諱。或尚可治。孟英曰。未必然也。燒視散散矢湯。皆從足少陰以透邪。不過熱邪襲入此經。所謂陰陽易是也。今少腹無絞痛之苦。原非他人之病易於我。真是女勞之復。以致真陰枯涸。更將何藥以驟復其真陰哉。然從此而女勞復與陰陽易一虛一實有定論。不致混同而談治矣。顧昇庵參軍之仲郎。久患多疑善恐。不出房者數年矣。食則不肯與人共案。卧則須人防護。寡言喜笑。時或遺精。多醫廣藥。略無寸效。孟英切脈甚滑數。與元參丹參竹黃竹茹丹皮黃連花粉施子海

唐世

脫痛

北瘧

此肝氣挾
停飲上逆
也緣藥嗜
瓜果胃陽
久傷故發
平肝滌飲
之中加參
以扶胃氣

蛇李齋為劑送服當歸龍薈丸四劑即能出署觀劇遊淨慈而登吳山參軍大喜歎為神治次年為之配室

陳某偶患瘧泄所親鮑繼仲云余往歲患瀉治不中肯延逾年載幾為所困今秋患此服孟英方數劑霍然故服藥不可不慎也查延孟英治之陳因中表二人皆知醫招而視之以為省便輒投以溫補健脾之藥數日後瀉果減而發熱昏瘧咽喉黑腐其居停瞿穎山疑病變太速囑其請援於孟英孟英診曰遲矣病起泄瀉何必為寒正是伏邪自尋出路而溫補以固留之自然內陷厥陰不可救藥果即殞焉繼有高小垞孝廉令弟雨生因食蟹患瀉黃某用大劑溫補藥瀉果止而頸筋痠痛舌絳嘔渴口氣甚臭孟英持脈沈數曰食蟹而後瀉會逢其適耳脈證如斯理應清潤奈病人自畏涼藥復質於吳某亦主溫補服及旬日昏瘧舌黑而斃

金某久患脫痛按之漉漉有聲便秘澀赤口渴苔黃查不知饑絕粒五日諸藥下嚙傾吐無餘孟英察脈沈弱而絃用海蛇薈薈各四兩煎湯飲之徑不吐痛亦大減繼以此湯煎高麗參黃連棟實延胡梔子枳椇石斛竹茹柿蒂等藥送服當歸龍薈丸旬日而安續與春澤湯調補收績蓋其人善飲而嗜瓜果以成疾也

喬有南年三十九歲患北瘧二旬醫治罔效所親徐和園疑為伏暑迺孟英往診脈微無神倦臥奄奄便秘半月溺赤不饑痰多口甘稍呷米飲必揉胸挺背而始下苔色黑膩而有蒙茸之象乃曰此精氣神三者交虛之證不可與時行伏暑晚發同年而語也幸前手之藥法主運中尚無大害與參朮桂附沉香抄拌熟地鹿角石莖菝葜歸茯苓杜仲棗仁菟絲山茱橘皮霞天麝胡桃肉等出入為大

此與前案
正可對看
此當是疾
肝氣結之
故蘇合丸
平香通氣
故愈若是
肝浮氣逆
益以香竅
之藥安能
愈乎

劑投十餘劑寒後始有熱而苔色乃退口不作渴甘痰亦日少粥食漸加即裁桂附白朮加石斛又服七劑解黑燥大便甚多凡不更衣者四旬二日矣寒熱亦斷安穀溲澄而竟愈或謂先生嘗嘗人溫補之非何一旦放手而大用孟英曰溫補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廢也第用較少耳世之醫者眼不識病僅知此法可以媚富貴之人動手輒用殺人無算豈非將古人活世之方翻為誤世之藥可不痛恨耶

陳媼患此瘧月餘腹脹便秘嘔多不饑口淡脈滑孟英主連朴橘貝杏茹旋苑杞茯苓為方數劑即瘳孟英治其令弟季傑之遙室因夜間未寐侵晨飲酒解寒適見人爭許即覺心跳欲吐家人疑其醉也而欲吐不出氣即逆奔如喘且肢麻手握語言難出又疑為急痧而欲刺之孟英聞而視之脈象絃駛曰夜坐陽升飲醇則肝陽益浮見人爭許是驚則氣更上逆不可刺也灌以蘇合香丸一顆下咽即瘳

黃履吉截瘧後患浮腫趙某聞其體素虛切其脈弦細遂用溫補馴致呃忒不休氣衝礙臥飲食不進勢瀕於危請孟英決其及返餘杭否孟英曰脈雖強細而有力子必誤服溫補矣肯服吾藥猶可無恐因與括蕒薤白合小陷胸橘皮竹茹湯加柿蒂旋覆蘇子香附赭石紫苑杷葉為方四劑而瘳吳護齋室春間婉子不育汎事亦未一行偶患嘔吐發熱眩暈心饑大解溲泄口渴瘦痛或疑其娠或疑為損孟英診曰產及一載而經不至腹不脹脈弦緩非娠非損乃血虛痰滯而感冬溫也以羚羊淡茹竹茹白薇梔子杷葉知母葱白花粉投之三劑熱退吐止去葱豉羚羊加生地甘草橘皮調之而愈

血痢門

癰瘰

冬溫門

盛犀林廣文之僕。患血痢。自秋徂冬。半年罔效。孟英察脈細弱。而口乾。腰膝痠疼。與鹿角霜茯苓枸杞杜仲菟絲續斷血餘石脂木瓜砂仁末炒熟地黃十餘劑而痊。

徐月巖室。患周身麻木。四肢癱痿。口苦而渴。痰冷如水。氣逆欲嘔。汎愆腹脹。頻飲極熱薑湯。似乎暢適。深秋延至季冬。服藥不愈。孟英診脈沈弦而數。曰。溺熱如火乎。間有發厥乎。病者唯唯。遂以雪羹旋豬梳棟茹斛知母花粉桑枝羚羊橄欖蛤殼為方。送下當歸龍薈丸。服之遽效。二十劑即能起榻。乃去豬梳。加西洋參生地從蓉藕投之漸愈。

張肖江妹。暮冬患感。朱某進溫散藥。數服病日劇。比孟英視之。目瞪不語。面赤氣逆。晝夜需人抱坐。四日不著枕矣。乃冬溫挾痰。誤提而氣不肅降也。以旋豬杏貝花粉茅根冬瓜子紫苑薤白薑仁蘇子石菖蒲竹瀝為劑。蘆服湯煎三劑。大便秘行而能卧矣。自言胸中迷悶。改用小陷胸。合三子養親。加沙參知母旋貝竹茹枇杷葉。數劑熱退。知饑而愈。嗣有王炳華子患感。葉某用溫散藥。而氣逆礙卧。四明老醫王東衡作腎虛不能納氣治。連服大劑溫補。喘嗽益劇。面浮跗腫。擡肩自汗。大渴脇痛。乞治於孟英。已半月不交睫矣。診其脈。右部絃大而強。舌根黑苔如煤者兩條。面黎形瘦。幸而大解溲泄。得能消受許多誤藥。徑與旋豬黃連枳實枳實蘇子杏仁紫苑生石膏蘆朮汁。六六劑始能就枕。而大渴不止。腕腹反形痞脹。按之堅痛。乃去旋豬。少加白芥子半夏薤白。兼今日啖北梨數十枚。服旬日。胸腹皆舒。苔色盡退。惟嗽未已。改用西洋參杏貝蘆根知母冬瓜子花粉柿霜枇杷葉竹瀝。十許劑。嗽止而跗腫渴瀉亦皆霍然矣。凡啖梨三百餘斤。聞者莫不詫異。

